

小雪未雪

潘玉毅

小雪之日,“气寒而将雪矣,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”——此语出自古籍《群芳谱》。想来,撰写此谱的人当是北方人无疑,因为在南方,农历十月下雪是件罕有的事情。

每年都有小雪,但小雪里发生的事情、见到的景色、遇到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在黄河以北,雪落在苍茫的大地上,就像几缕白发爬上了人的鬓角,虽不醒目,却也无从遮挡,多情的诗人看见了,吟出了“寂寥小雪闲中过,斑驳轻霜鬓上加”的句子;在长江以南,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”,露、霜、雪正在忙着交接班,骑电瓶车的人在马路上匆匆来去,手把上早已换上了一副厚实的手套。

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,到了小雪这个节气,绿肥红瘦、莺飞草长早就成了过去式,春风十里也还在未来的将来。偶尔晨间起一场大雾,与空气中的尘埃颗粒发生碰撞,不小心变成了霾,人们的出行便成了一件难事。人戴着口罩,车打着双闪,纵然上班再急,也只能随着人流和车流慢慢地挪移。

清冷的风吹到此时,人们似乎也习惯了。呼号声中,东风已经很少见了,西北风是毫无争议的主旋律。天地间,什么东西都在落。风由横吹改成了直落,仿佛已无力阻挡地球引力的作用,刀子般落下来。树叶也在落,它们倒是从容不迫,轻轻地,徐徐地,仿佛留恋着树的温存,不忍别离。

小雪如果作为人名,当是一副

邻家女孩的形象无疑,而当它作为节气时,也如人名一般,总是带着点浅浅淡淡的味道。没有蜂蝶纷纷,没有前呼后应,院子里,屋中央,虫子越来越少,别说寒蝉、白蝶、金龟子,就连烦人的臭虫、蚊子和苍蝇也各自躲藏起来。只有几只好斗的蟋蟀见面来上几个回合,斗败了就栖身在墙角处拉着“二胡”自我感伤。

寒与冷,是来自肌肤的回音,更是对明天的一种预兆。

旧时在农村,小雪时节,勤快的农人早已把草垛柴堆堆很高了,为冬日的生火取暖做足了准备,而今有土灶的人家已然不多,几乎家家户户都改用煤气灶、电磁炉了,新事物的产生必然伴随旧事物的消亡,与之同理,小雪的景观也在悄无声息间发生着变化。

但不管尘世的沧桑如何变换,制作美食或许是少数几样亘古不变的传统之一。小雪一至,冬日的气候愈发明显,趁着天气干燥,腊肉的加工便被排上了行程。南方有许多古老的县城,便是以烧制腊肉闻名,在那里,隔着老远,便能闻到腊肉的香味。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”本是食物匮乏、缺乏保鲜技术的年代人们为了果腹想出来的智慧结晶。而如今,除了满足味蕾,这味美食的制作更成了一种习俗。

小雪的农事也忙,鱼塘越冬、山地开荒、栽种树苗……一样耽误不得。从那奔忙的身影中,我们依稀可以觉察到,在南方,小雪未雪,却已飘满了天空,附着于每一个人的行踪。

冬天,想起一条鱼

裘七曜

又是冬天,我总会想起那年尝过的一条鱼的味道。

多年前,我生活在武汉。我住在江的这一头,朋友住在江的那一头。那时,朋友刚毕业,依然恋校,所以在高校附近租了房子。

朋友在考注册会计师,在大学里已经考过了三门,还有二门还未过,听说这剩下的二门必须在几年之内考过,否则,以前已经过关的课程又得重考,前功尽弃。其实,在此之前,朋友已经以全县笔试第一和面试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。可是,第一名没有被分配到县城,反而去了一个偏僻的乡镇。在那里,她也没有实质性的工作可以做,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领导开会时倒茶水,接电话等,有点无所事事。偏巧,这时候又允许带薪留职,也就是说以后镇政府缺人的时候还是可以回来上班的。朋友想都不想,立马办了手续,重回武汉“闯荡江湖”。

我和朋友再次不期而遇,并且成了同事。她在江的那一头,有时坐渡轮过来,在风中的江面“飞扬”;有时,坐公交车七弯八拐晃悠悠悠过来,顺便看看沿途的风景。我在江的这头含笑等她。在每一个清晨里,在熙攘的大街旁。

她看到我站在那里,笑吟吟地快步迎上来,有时候从包里摸出一份套着塑料袋余温未散的早点给我,有时候心照不宣地边走边聊顺便寻找路旁的“美味佳肴”。让自己的每一天活力四射。

转眼,夏天过去,到了秋天;转眼,秋天又过去了,冬天迎面而来……

有一天,朋友告诉我,说自己前些时在江边买了一条十几斤重的鱼,剖了后抹了点盐挂在窗台晾着,现在应该可以吃了。然后又说如果想尝一下她的厨艺,可以跟她一起过去。我自然是激动得双脚都跳了起来。

下了班,我们决定不坐渡轮也不乘公交车,慢慢地从江汉区的集家嘴走到武昌区的民主路一带。上了晴川桥,脚下是汉江,汉水宛如一条蓝色的飘带,从遥远的天际徐徐而来,并在长江的怀抱里划出一道鲜明的分界线。下了晴川桥,便是南岸嘴,这是一块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之处“最美丽的土地”:它头枕龟山,面朝长江,如春光里慵懒的美丽少女,在全世界依然率性而为,无拘无束……

我们绕过南岸嘴,来到龟山脚

下,拾级而上,向前再走一段路,便是长江大桥。远远地,可以看清黄鹤楼在夕阳的余晖里光耀熠熠。江面上有船只来来回回,风儿轻拂朋友前额的发梢。她穿一件米色的带扣子的羊毛衫,面色红润,眼睛里全是笑意。我们边走边聊,一边谈天说地,一边看看风景,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累,反而有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。

到了朋友住所附近,天已经黑了,此时才觉饥肠辘辘。她在路边的菜市场买了几种素菜和几两瘦肉,到了家赶紧淘米烧饭做菜。

那条鱼挂在窗台,像一个长长的沙袋在风中晃荡着,并有一股略带清味的清香。朋友卷起袖子,伸手用菜刀在鱼的下部分割了一块肉,然后在砧板上切成麻将牌大小的方块,待锅里油温渐高,扔进花椒、八角、鱼块等,顷刻便闻到一股氤氲的香味,令人“垂涎欲滴”。我站在边上,忘了所有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在灶台前在忙着炒菜的母亲的身旁,早已急不可耐地把手指伸向锅里,抓上块鱼肉后让香喷喷的鱼块在两个掌心里“翻腾”几周,又吹了几口“仙气”,急急忙忙地往嘴里塞。她看着笑出了声,盯着我的脸说又没有人跟你抢,急什么。我也吃吃地笑了。抹抹嘴,这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朋友低着头,吃得不多,但装得很认真在吃的模样,偶尔还窥我几眼。看到我大快朵颐吃得津津有味,她的脸上充盈着喜悦。我们聊着各自在农村度过的艰辛岁月,以及像放山羊一样快乐成长的时光……月亮穿过云层,落在窗外的梧桐树上,偷听我们的故事。

夜深了,我和站在窗前的朋友挥手作别,匆匆去赶末班车。窗前的她,她还在那里,又挥了挥手。

朋友说,还想吃鱼吗?鱼还有,它等着你。“好啊,好啊!”我乐不可支地应答着。

鱼炸得金黄而又香酥,我们吃着鱼,品尝生活的美好。

我们一起去她曾经就读的校园里打羽毛球,还冒充学生去校图书馆看书,去打2角钱一瓶的开水,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……在雪花飘落的时候,穿上厚厚的棉袄,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眺望山川和大地的美丽。

一条鱼的味道还在,一个年轻的身影也在。

秋游农庄

董荣华

今年的天气有点特别,始终由高温“统治”着。高温天气持续至寒露乃至霜降,即使深秋,我仍不大能感受季节的轮换。我们这些年已八十,甚至更大的老同学们,都在手机微信里表示承受不住这种高温的“煎熬”,不时萌生出一起走走聚聚的念头。

临近霜降,我们微信群的群主急切地要我拿个主意,搞一次短途的“一日游”活动。

接受了任务的我,几经思索,选定了溪口镇的柏坑村迎杏农庄,同学们也一致同意此行。

柏坑村有二三百户农户,位于交通便利的省道公路两旁。该村盛产银杏,是颇有名气的宁波市银杏示范基地。忆及我在工作时,因工作需要,几经赴该村开展村务公开试点工作,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比较熟悉,退休以后,也曾与他一起去过迎杏农庄。

迎杏农庄建在离村子四五里,一个名叫竺家岙的山岙里,此岙三面环山,风景优美。农庄的主人是村里的一名社员。夫妻俩共同建造了这个农庄。农庄主人用“银杏”两字的谐音取名迎杏农

庄,既突出了村里的名特产银杏,又表达了迎客之意,可见主人的聪明和好客。

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同学们都同意尽量减少聚会的人数,最后约定为五男四女的小规模队伍,于10月26日出发。

当天上午九点半前,同学们都兴致勃勃地来到溪口公交车站集合,然后再转车至柏坑村。

到柏坑村后,我们根据农庄主人在电话里的“导航”,找到了村边的一条小溪,随即沿溪而上。这条小溪源自竺家岙山上,潺潺的流水,弯弯曲曲地流过村庄内外的田园,流过古老和近代建筑“相嵌”的村落,山乡的田园和村落相辅相成,凸显出与城镇不同的景色风光。走完了蜿蜒的小路,再拐个弯就走上了村里建造的双车道水泥公路,道路也开始陡峭起来。快到十一点钟时,身上也有点微汗了。大家乘着舒适的微风,沐浴着温暖的秋天阳光,顿感今日确实是一个出游的好日子。说实话,风光虽然不是很美,但步行在秋高气爽的山路上,总有一些有别于城市里的野外风景值得你驻足。青翠欲滴而又茂盛的竹林,郁郁葱葱

的树林,在山间林边的农田里,也有几个农民在弯腰劳作,那一抹抹升腾着,不肯离去的晨雾像蓝色的烟雾缭绕着。山上林间,构画出一幅幅美丽的自然山水画卷。大家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,也贪婪地呼吸着这难得的山间氧气。

走着走着,我们望见了隐藏在岙里的别墅式农庄院落。山岙口子也豁然开阔起来。天山相合,浑成一体。远望岙口里的面积足有六七十亩之大。靠近农庄院落旁有十多亩的蔬菜基地,主人勤劳耕作,为餐桌添加了有机蔬菜。农庄主人还在山坡上造起了一排砖瓦房的养鸡场。因为山坡面积较大,足可容纳三四千只鸡散养在山坡、山田上,鸡群任意啄食地上的青草、昆虫等。每到晚上,鸡群会自觉回到住所,是名副其实的野生放养鸡。

农庄的院落有五间双层别墅式的房屋。进入大门,就见院子里摊放在竹编器皿上的红薯淀粉,雪白雪白的,他们用薯粉做成面条,成为餐桌上的一道农家菜肴。老同学们在大餐厅里休息喝茶,有的从自己包里取出点心和零食。有名男同学爱好唱歌,叫农庄里的服务员弄好了音响设备后唱起了动听的歌曲,静寂的山岙里飘荡出悠扬的歌声。

我因为到过这里,比较熟悉农庄环境,就一个人信步悠转。走进厨房,只见农庄女主人正在做着各色菜肴,放菜的桌板已经摆得满满当当。

我们这些凝聚着六十多年同学之情的兄弟姐妹,至今还能快乐地相聚在一起,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,这真是一种天赐的缘分啊。在回来的公交车上,有几个不相识的乘客,听说我们已是六十多年的老同学了,如今还能这么洒脱地欢聚在一起,都啧啧地赞不绝口。

下午一点半,时光催促我们离开了农庄,在下山的路上,同学们谈笑风生,忘记了疲劳,忘记了路程。回家前我们还在村委会办公大楼前拍照留念,让柏坑村这个标志永远定格在我们的照片上。

短暂的秋游就不知不觉地结束了。虽然我们游览的不是什么名山大川,但我们这些已经过了“古来稀”的老年人至今仍然能自由出行,这本身已经值得我们满足和庆幸了。有的同学说,我们要抓住人生的“尾巴”,现在是聚一次少一次了。而我却纠正道,不是聚一次少一次了,而是聚一次赚一次,瞧,这次不是又赚了一次吗?



哺育 渔之乐 摄

种菜记

李贤君

再过几年,即将退休,人家问我:土秀才空余时在忙些啥呀?前几年,流行攀山、挖笋,我花了三四年时间,利用每周末爬遍了省内外不少网红名山,挖遍了周边竹山。但终因时间受限,不能分身,只好平时忙里偷闲种点菜。种菜是一种爱好,说起“菜龄”,到也有十多年了。

每天天还没亮,外孙和外孙女还在熟睡中,我就急匆匆骑上十来分钟自行车赶到菜园,等待天亮。天一点点放亮,眼前可见都是满满的绿色,翠绿的叶片上滚着露珠,看到自己的“作品”以一种极致的美呈现眼前,往日的苦辣酸甜也变成了一种享受,曾经的艰辛和劳累也成了一种锻炼方式。

我出身农家,起初就觉得种地肯定相当简单,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结果吃了不少苦头。现在看来,种地还真是一门大学问,必须依照自然规律,按照每种植物的特性来培育,不能按照自己的性子和感觉任意为之。现在我每晚必看天气预报,如果是连续晴天,就要赶紧给菜园浇水,尤其是夏天温度高,沟里要有一定的防洒水;连续下雨,又要急于开沟排水……其中辛苦不言而喻。

种菜首先需要购买一大批工具,锹、铲、锄头、剪刀……连锄头都要分为用于开垦的或割草的。几年前在北戴河培训,参观现代设施农业时,我赶紧拍下照片,回来后直奔松岙铁匠店,七十多岁的老铁匠量好尺寸,叮叮咚咚连夜赶制出几件称心的农具。又借来皮卡车载来十多株大毛竹,搭

建南瓜丝瓜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今年棚里种出的大南瓜单只足有4.3公斤重。

良种是丰产的基础,想有好的收获,优良纯正的蔬菜良种十分重要。我常向宁波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黄所长讨教技术及良种,每逢去大城市出差时,也总不忘购买新品种,菜园里的土豆、甘蔗、地瓜等都是从异地带回来的。当然,也少不了网购新上市的各项名贵品种。

无休止地利用土壤不可取,连续种了三至五年后,就会对土壤造成极大的破坏,当然蔬菜的产量和品质也会下降。寒冬时节,脱掉棉衫,人家还在被窝里,我早早便来到菜园开始劳作。我一铲一铲挖着菜地,汗水一滴一滴地滑落。虽然干活费时费力,但不时回过头,看着亲手开垦的“田园”,心里痛快至极。

种菜使用农家肥确实是好,但

是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农家肥一定要腐熟后才能使用,这是因为未经腐熟的农家肥中,会携带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。当然,施农家肥不能超量,特别是幼小的菜苗。施农家肥不易,好几个朋友得知我种菜,每年都会驱车送上一大车农家肥,又乐当装卸工。豆饼、菜籽饼等饼肥,含有丰富的有机质,做底肥时应加入磷钾肥,平衡养分,才能满足蔬菜的各项生长需求。

平时,我与几个“菜友”聊天,分享各自好品种小菜苗及种菜心得,不少技术都是“谈菜说种”上得来的。年终盘点,数一数栽种的品种竟达上百种。

每天,我侍弄过菜园回家前,总会像长辈一样,再踏上一圈,心里总有些不舍,不停回眸看看自己的菜园。